

最爱她的人是谁

陈淮秋叶
著



失踪的**美**人



UNITY PRESS

团结出版社



目录

第一章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 (1) 爱情疗法
- (2) 真爱无声
- (3) 天缺一角

第二章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 (4) 流浪女人
- (5) 箭在弦上

第三章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 (6) 青梅难熟
- (7) 惆怅双鸳

第四章 人言落日是天涯，望极天涯不见家

- (8) 梦遥家远
- (9) 等心开花

第五章 当年不肯嫁春风，无端却被秋风误

- (10) 佳人被劫
- (11) 暗恋“妻子”

第六章 天涯芳草无归路，怨春不语

- (12) 急中生智
- (13) 喜忧同生

第七章 繁华事散逐香尘，流水无情草自春

- (14) 意外相逢
- (15) 偷看日记

第八章 罗衾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

- (16) 不期而遇
- (17) 萍踪浪迹

第九章 望到斜阳欲尽时，不见西飞雁

- (18) 弦外有音
- (19) 千山暮雪

第十章 山月照山花，梦回灯影斜

- (20) 瞒天过海
- (21) 巧遇玫瑰

第十一章 若得山花插满头，莫问谁归去

(22) 破茧成蝶

(23) 杨花吐穗

第十二章 早为不逢巫峡梦，那堪虚度锦江春

(24) 花心萝卜

(25) 逃之夭夭

第十三章 浓华如梦水东流，人间所事堪惆怅

(26) 困境遇援

(27) 暖里化冰

第十四章 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

(28) 风口浪尖

(29) 乡村惊梦

第十五章 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

(30) 吐露衷曲

(31) 托付终身

第十六章 西风多少恨，吹不散眉弯

(32) 天塌地陷

(33) 灯蛾惊火

第十七章 天上人间何处去，人约黄昏暗伤神

(34) 山情水意

(35) 风月无痕

第十八章 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36) 狂烈山野

(37) 前因后果

第十九章 宿鸟归飞急，何处是归程

(38) 归路杳茫

(39) 寄人篱下

第二十章 青鸟不传云外信，丁香空结雨中愁

(40) 情浓冷处

(41) 严母审子

第二十一章 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42) 水中捞月

(43) 雾里看花

第二十二章 试问卷帘人，却道海棠依旧

- (44) 陈仓暗度
- (45) 情情纠结

第二十三章 萧萧几叶风兼雨，离人更识长夜苦

- (46) 人归故里
- (47) 有家真好

第二十四章 多少事，欲说还休

- (48) 人间至亲
- (49) 缘来缘往

第二十五章 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

- (50) 往事袭人
- (51) 福兮祸兮

第二十六章 多情谁似南山月，特地暮云开

- (52) 云山雾海
- (53) 风清月明

第二十七章 夜长争得薄情知，春初早被相思染

- (54) 缘深份浅
- (55) 雨乱云迷

第二十八章 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

- (56) 峰回路转
- (57) 玲珑花开

第二十九章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

- (58) 与世无争
- (59) 月满西楼

第三十章 江城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 (60) 晚晴风歇
- (61) 喜忧参半

第三十一章 请君试问东流水，别意与之谁短长

- (62) 血浓于水
- (63) 聚散随缘

要创造出人间传奇，除了上天造物主的眷顾外，就得靠爱的元素渗入。

——题记

第一章 何处合成愁，离人心上秋

(1) 爱情疗法

一九七六年十一月的某一天，下放在杨梅岭当知青的方文正遇上了一个大难题。他接到了招工返城的调令。可他一走，谁来照顾这可怜的母子三个啊？他真有点担心会人走茶凉，人们会不会把他们赶走呢？毕竟这孤儿寡母无根少基的无法给这荒凉的乡村带来任何利益。

当夜幕笼罩着小方住了整七年的知青屋时，他惆怅地轻叹一声，自言自语地说了句：“没时间了，没时间去跟乡亲们作别了！”刚和上沙子水泥修补好灶角，又忙着用铁锤修理几样破家什，敲敲打打一番，还不忘给倾斜的护墙篱笆打上桩，给墙上加安上挂物件的挂钩，给小孩子烘烤衣服的罩笼加固上细铁丝……忙完这些琐碎事，又忙着去把一堆干柴劈好砌在灶屋。

这是个冷清的冬夜，也是这双男女第一次带着孩子共处一起的夜晚。

帮带孩子的桂嫂告假回了家，曾兑换在这里住的柴财也回了他自个的家。这知青屋就只剩下他们这一对孤男寡女和龙凤双胞胎兄妹。

当方文正在忙着干那些琐碎事时，女人琼子把两个孩子哄着站在木栏中玩，她麻利地洗完碗筷又接着赶织毛线衣，她神情专注，将一腔柔情全织进千丝万缕中。

不知底细的外人，兴许会以为有男子女人孩子共处同一屋檐下肯定是一家人。

无家可归的娘仨个只能把这当作家，这附近的村民只为她生了一对漂亮的龙凤胎而接纳了她。要不是过了这一晚就不会再有男主人的身影，要说漂泊无依的流浪女还算是天大的幸运，她遇到了俊朗而厚道又能干的小方。

这知青组的一群年青男女，都已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在这干了两年后嫌交通不方便转点的女知青就有两个，抱病返城的女知青一个；招工的；当兵的；男女知青一个个地脚底抹油，还有到外队当倒插门女婿的。

曾经热闹非凡的男女组合都已随着岁月的流逝而消散，就只有小方坚守到了这一刻，按倒计时也就几个钟头后就要跳出农门。

女人生完孩子搬回杨梅岭生产队后，曾无比清醒地执意自作主张，报临时户口时让两个孩子姓了小方的姓。要不是这女人有点智障，小方也不会万般担心。

回想起他们相遇而发生的种种事端，虽说这个年代的激情总是不容奔放，但这智障的女人却有情商，竟然对他情有独钟，可叹小方至今为止不知晓女人的来历。即使相处了一年了，感情好像还飘浮在云端，一切都只是停留在月未明花未开的情势中。

小方抱起双胞胎龙凤胎中的妹妹玉兰，像慈父一般地端详着眉清目秀十分可爱的小脸蛋，对她诉起了衷肠：“玉兰，叔叔不舍得也不放心离开你们，可叔叔是个懦夫，回城后还没法安排你母子仨人的去处，而且你妈妈失忆了，她究竟从哪里来，叔叔不知道，你们的爸爸在哪里？也没人知道，这些问题不弄清楚，叔叔也不好带你们返城。”

才满周岁的玉兰，眼睛弯得月牙儿似的，似懂非懂地望着方文正，静静地听着他的唠叨，不知小人儿是不是会有几分疑惑，今天这叔叔怎么啦？话好像比平时要多些，只可惜她太小了，不能发表任何言论。

小方又亲了亲还刚刚学会站立在小木栏里，比妹妹长得更结实的金竹，暗想本是双胞胎模样却不一样，女儿承袭了她娘的美貌，而金竹却莫名其妙竟是自己的翻版，是个要多俊有多俊的孩子。

方文正发愁的双目，瞄向坐在灯下正在为他织毛衣的女人。那是个二十三四岁的女人，身材不仅高挑偏瘦，而且妙曼，一点也不像是刚生过孩子。可形容成“纤纤小蛮腰，楚楚不堪握。”她的脸庞比较苍白，眉眼像远山下的一泓秋水映照出无尘的凄美。直挺而小巧的鼻梁，配着

红樱桃似的小嘴，给她惊人的美平添了几分古典仕女样的含蓄。

小方的耳边又响起待他像父兄又像朋友的罗队长那几句故作神秘的叮咛：“小方，你不知道，我们乡下对于怀养孩子的女人出现精神疾患，只要没到分裂狂躁的程度，只要有她喜欢的男人给予她几回甜蜜的良宵，按你们读书人的说法是‘爱情疗法’，你不妨试试。她病好了，不管你以后娶不娶她，你都是做了好事。”

罗队长的所谓“爱情疗法”，不知是真是假，只是难坏了生性腼腆作风正派的小伙子。

问题是三个月之前的那件事还深刻印在脑海中，本来这个在这儿叫哑姑的女人那个清晨见到他显得分外清明，她意外地主动发动了“滕缠树”的波澜，哪知在他迈出关键性的一步时，情欲澎湃的女人会突然急流勇退，然后就再没遇到她风情万种地重现“江湖”。小方猜测很可能与她过去的经历有关。小方本也无意苦争春，强扭的瓜自然不甜。

踌躇间，时光将无数的机会吞没，只剩下这最后的独特夜晚了。到底要不要跟她将这晚的爱情继续呢？小方的心似乎被这缕思绪牵挠得魂不守舍了，说起话来显得有一点语无伦次：

“你……你别织了，早点带孩子休息，你们的床铺了很厚的稻草，桂嫂跟你把被子洗干净后，棉絮也晒出去才走，她又托付罗大婶帮收帮缝好。”见琼子低头织毛衣不理睬，他于是更加面无表情，语气也是硬邦邦的，好像不带有一丝热度。

其实他怎料到女人其实心细如丝，已将他的话听得明明白白，生怕漏掉一个字，况且像是春风一般和煦。

琼子这几个月来，几乎没跟方文正说过一句话，有什么事都是桂嫂在中间传达。小方知道原因不止一种，多种因素混合不是一两句话可以说清的。问题是今晚桂嫂不在，有可能是故意填出这宝贵的空间出来，好让他们私订好终身。

想到此，小方唇边独自现出一抹苦笑。没想恰好给这女人瞧见，她很少见到方文正的笑容，就是这般带有苦涩而又怅惘的笑也是少见的。他的确是个在女性面前都习惯不拘言笑，可琼子和其地姑娘就偏是喜欢这种相貌俊朗却态度严谨的男子。而且他俊朗的外表配上他那副有些冷酷且有点忧郁的表情，就可以形容成一句现代词“帅呆了。”

又幸喜琼子的智障只是反应在言语表现和记忆上为多，她实际上没有变蠢笨，原来就是个冰雪聪明的姑娘，病魔好在没完全夺去她的智商与情商。

她爱整洁，衣服都是小方出钱由桂嫂帮她去买布料裁剪，桂嫂很会帮她打扮，虽那个年代没有多出色的时尚款型，但琼子总是被收拾得精致美观，桂嫂罗嫂还有附近的姑娘嫂子，都喜欢帮她梳辫子整头发，她虽很少言语也多半是淡淡几分笑容的回报。小方因为有母亲和姐姐给钱花，加上他挣的工分钱，他自己省吃俭用，几乎娘仨的用度都是他负责了。后来阮蒙蒙得知后，曾指着鼻子讥讽他傻得过分，竟然为了一个来历不明的流浪女倾囊相助。

此时琼子的那双略显蓝光的眼眸，不由自主地锁定着知青小方久违的苦笑，她忽然意识到过了今晚，就连他的苦笑也见不到了。她心下一凉，不禁悲从中来。自己真是该死，我们母子眼下走投无路，失去了他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我早就想以身回报他的救助，可我再也找不回曾经有过的那份勇气。

万一他拒绝怎么办？他到底对我是一时的同情还是爱情呢？

不知为什么，在他面前，琼子无法不敏感而自卑，并穿插着自责。自己一个连家都没有流浪到此地又拖儿带女的残障女，能得到这么出众的城市帅哥的关顾，还不知是多少福气才凝聚成的，可是，在这里安顿也并不代表结束了流浪的生涯。况且记忆的空茫，也便意味着这份无梦无歌的空虚。然而隐若中的小方形象，似乎在另外的情境中出现过？就是想不具体。她越想越空茫，关键的东西就偏记不清，要命的失忆，何日才是尽头啊？

正在为自己默默收拾行装的小方也注意到琼子的苦闷、焦虑并探究的目光，这是不是代表她冰冻的心灵又开始融化？眼眸好像有了些许的神韵，只是化不开眉宇间深深的寂寥。也难怪呵，她不记得家住哪里，过去的事全忘了，到底受过什么伤害也记不起，就像无根的浮萍，

既没亲人又无朋友，唯一的寄托就是两个嗷嗷待哺的孩子，一个人到这种地步，就算好人也会急出病来。

小方的钟情只习惯体现在支离末节的务实中，他主观认为他与这个女人中间还有山隔水阻，一时难予沟通。

如果她再像三个月前那个瞬间，说她需要我抱抱她，我会不会再迟疑半分呢。方文正心中无比酸楚地想起那一层意思。因而他眉宇间显露的错综复杂说明这大小伙的柔肠百结。

两个孩子都乖乖睡去，山村的夜，静得没有一丝声音，仿佛能听到月升月落。

谁能预知；冰雪能否不误春花？星光能否不负长天？

（2）真爱无声

琼子从那回起有三个月没跟小方说话了！

今夜，她还是不开口，只是闭上那双美丽而蕴藏智慧的大眼睛，有豆大的泪珠从长睫毛里滚落下来。别看她被一种迷离的魔咒般控制了似的，其实她与生俱来的冰雪聪明并未失去，只是隐退于万般无奈的世俗网里。

小方机械性地说道：“你说句话吧？你虽说叫什么哑姑，可你并不哑，我不得不告诉你，住这儿只是暂时的，万一又有知青分派下来，你们就得要让开，罗队长答是答应另想办法安排你的住处。”话语还是极其冷硬的口吻。

可小方的心灵却总会命眼睛说话，他又不知不觉间痴望着琼子，眼里光点是璀璨的：“你也不必发愁，我尽量想办法安排。”

琼子忽然扑向小方，将头埋进小方怀里大哭起来。小方从没见她如此大哭过，哭得肝肠寸断，梨花带雨。

这样的情景从未有过，这可难坏了彼此心意并未相通的那一方，他无比怜惜地语无伦次地在她耳边说：“你……你别哭坏了……身子，去……去洗把脸，还听我为你吹一回笛子好么？”他声调虽仍冷硬，可却掺杂了离情别绪的柔肠千寸。

忧郁而清脆的竹笛一曲清音在静夜中如怨如诉，音调时而婉转，时而激越，似万里长空那孤雁长鸣，又如有溪流淙淙伴奏的山鸣水唱，亦喜亦忧的乐音又恍若转为欢快……

琼子烧了一大桶热水，脱光了衣服站在黑暗处凝神聆听，几乎忘却了今昔何夕，好一会才记起洗澡的事。

是笛音的魔力还是被小方真情感动，抑或两者皆有。如春风吹醒了冬眠的生物，如阳光化解了冰冻的流水。

眼前恍过无数重叠交错的光影，她那种浑浑噩噩的情形如云烟散去，她的眼睛便有了神光，那抹幽蓝闪现出明媚春波，似乎这时才真切地看清眼前的小伙子是那么挺拔，俊朗，那双宛如星辰的大眼里盛满了真情实意。她顷刻犹如被注入了奇妙的灵丹，记忆的闸门又在缓缓打开，思维在逐渐清晰，眼前似是一片柳暗花明，草长莺飞，处于无边无际的春色一瞬间，她的理智与情愫在升腾，碰触，盘旋于曾经荒芜过的心田。

原来真爱可以让病魔悄然隐退！

原来真爱能够化腐朽为神奇！

如果真能与文文恩爱相依永不分离，琼子相信自己不仅能找回所有失落的记忆，也许还会记起前世的情人。

琼子洗完澡后，身心都似乎不一样了，她仿佛从冰封的严冬回到了春天那桃红柳绿的明媚里，思绪进入了没有前顾也无后忧的时空，她一心想着的唯有今夜，唯有眼前心爱的男子。她肌肤胜雪笑意盈盈地就像一朵鲜花绽放，她毫不迟疑地扑进了小方的怀抱，当小方怀着几分诧异几分惊喜且半是激动又半是担忧地搂住她柔软的身子，这时他发现她只是用丁主任送给小孩的那条红色的澡巾，包裹着火热的身心，里面几乎没沾一点纱。有可能是桂嫂买给她的香水，淡淡的香味沁入鼻端，令心如鹿撞的小伙子更是双颊如醉，呼吸瞬间粗重起来。

琼子依旧不说话，只是双目升腾着两团织热的火焰，使之双臂紧紧地缠绕着小方的脖颈。方文正这是第一次看见琼子如此意乱情迷的眼神，那么热切依恋的流露，她过去的如梦呓所表现出的病态，包括她一直跟他总是躲闪的神态与眼神都不见了，只有这一瞬间应该才是真实的她么？这才是方文正渴望她变成正常的他想要长相依的女人呀！

也许这时候任何言语都是多余的，他依旧是面无表情地抱起琼子进了他原来那间寝室，那张准备睡最后一晚的床铺上，小方迫不及待地寻找那花瓣般的嘴唇，琼子娇羞而幸福地闭着眼睛。这是方文正第一次吻她，他雨点般的吻从琼子的精致五官再下移到她洁白的脖子。琼子虽说已生育了一双儿女，但对这样的过程毫无印象，不知是潜意识中早已自动删除还是根本就风过无痕似的，她忘却了所有的耻辱与痛苦，她终于在这一刻爆发了激情。她心底在呐喊：我需要他的爱，就像干涸的庄稼需要雨露的滋润！她身无寸缕的身子显露出女人的魅力，那高耸的乳峰，纤细的腰肢，修长的双腿，白嫩的臀部都在剧烈抖动，她此时双手牢牢地钩住方文正的脖颈。

可是她心头的阴影又如约地袭来，心扉深处一阵莫名的惊悸。继而弥漫着无形的痛，天哪，为什么我遇见喜欢的小伙子都是一样的面容呢？难道天底下最好的男子都该是这样俊美么？我宁可当时一旦发觉那场懵懂的恋情就该从容死去，再化变成幽魂来与他相会，我如今有什么权利去玷污他纯洁的身子？

这一次男子的力量使之凝聚，那个疾风暴雨式的狂吻终于在即将离别之际来了！天地万物都该化为虚无。

但倔强而掺杂着自卑的身体却像三个月前那般再一次退却，她脸颊上的红晕在决绝地褪去，心底有一种声音在斥问她：月为什么会缺？花为什么要残？命运怎能让你以凋落过花蕊的身子去投桃报李？两行清泪悄然滑下面颊。

当方文正一边狂吻她一边笨拙地把自己的一页页打开，要呈给这个苦命的女人。像一条刚刚起航的船，他抑或更是忘却了今昔何夕，他甚至忘却了三个月前的突发情况，他只是要撑起自己的船篙，载着眼前的女人在波涛起伏中穿行。然而，没料又触上了暗礁。

“可怜的女人，看起来你又要拒绝了，你这该死的，其实你明明这样需要我，却又还是为了你的那份自尊。”小方这样想着而黯然神伤，而身体的欲望仍是处于不甘退却的强迫情势中。

“别……我要……永远要你……”他的话很暧昧，嗓音沉哑，但语气却很柔软，就连伸向她敏感处的手也很粗鲁。可他的那张很酷的脸庞上却从未有如此迷人的光晕，剑眉斜飞入鬓，腮边很少出现的那对大而浅的酒窝也定地点缀着他的俊气，他深邃的眼眸时而亮如寒星，时而飘忽迷离。

（3）天缺一角

窗外的一弯瘦月，拨动着寂寞的心弦。少妇的心空旷遥远，好像与他有过相似的情景？是小方却又不像是他。是谁将她带入过那种似是而非的亲密而又异常诡异的情境？她那时爱之何来，如今恨向谁去？脑子偏偏会成为破不开的密码。

“我爱你却不能留你，你还是去找了你妈再来，我这儿有两百元钱是我一年的积蓄，给你做路费。”那人的音容笑貌怎么跟小方如此相像？自己糊里糊涂就被他推出了门外？

两个与她肌肤相亲的小伙子重叠着，交替着。谁才是她的真爱？

“哑姑，别冻着，快把衣服穿上，我得不到你！”

“可惜你是个哑女，我得到你了，你还是走吧？我愿意赎罪，推迟十年交女朋友总可以吧！”是谁这样对她说？

“哑姑，你是不是想起了以前的事？你到底结过婚没？”抱着她的眼前男子说。

“只可惜你是个哑女，连自己名字都说不出，除非你不哑了我再与你结婚，你还是走吧？被我家里知道，对谁都没好处。”

忽然她脑子又短路了，几乎一片空白。幸亏眼前男子的手臂这样温暖，痴望着她的眼睛如上

善之水，使得这时的琼子还有女人的特殊本能。她的肢体能力比表达能力更有潜力。她的身子不断扭动与战栗。“你不知我好想给你……”然而始终没开口说话的琼子，没终止那份少妇的渴求，不觉发出了夜莺般的吟哦。这撩拨心弦的声音让浑身着了火样的小方已不禁从胸腔里挤出呻吟。

多么希望在这有力的臂弯里梦转千回。可是不能哪！那一缕该死的阴影始终不期而至，一到关键时刻就出现了。试目天下，有谁会有如此悲哀？

心灵的枷锁何时能打开呢？这许是只有上帝知晓？

泪无声地流，身子依然在悸动。

身子还是那么滚烫，情欲的浪涛却没来得及汹涌，

天缺一角女娲补，而心缺一角有谁补？

只有垆山云雨才能将世间的男女推向快乐的极致。

自古以来就说情人嫌夜短啊，但迷离花却难绽放。如果不是林花谢了春红？琼子渴望着这份销魂的搂抱与抚摸，可理智却不容许她留恋半分，像适时出现的魔咒，使她在娇喘中挣脱出来，胡乱地穿上衣服。

可就在这时，响起了“砰砰砰”的敲门声，是谁在这静夜中来敲门呢？犹如当头泼下一桶凉水。

小方支起战栗的身子竖耳听到的是当地人的口音，是谁呢？

等到打开门才知道母亲医院的小车司机在镇上花钱请了个向导，进村来接他了。

小方神色仓促地对琼子说：“没想到车子晚上来，对不起，我走了，但是如果当初你真的是被人抛弃了的，请相信我不会抛弃你，我发誓不会长期把你丢在这儿，我的心会留在你们身边。”这时他的语气轻得可以拂尘。

何须山盟海誓，有心结智障的女人早读懂了他的心。

小方匆匆背起行李欲离去，光着脚的琼子匆促跳下床，往他手里塞了一件刚织成的毛衣。

他挺直脊背回头痴痴地望了望衣衫不整头发零乱且双目如醉的女人欲言又止，但很快又是原来那种干脆利索的口吻：“你先把门关好，我要司机搭我去一趟桂嫂家，接她马上回这来！”

小方没再望女人一眼，风一般消失在夜色中。

当琼子目送着方文正的背影消失在屋外的漆黑远处时，琼子的心像被人掏空了似的，她不禁号啕大哭，独自哭得上气不接下气。哭了一阵之后，才觉得心里好受一点。当她去看两个孩子时，发现枕头边放着一封信。展开一看，是小方特地用工整端正的字体写给她的。她迫不及待地就着灯光下一字一句地念了起来，她虽然发生智障，但好在不是先天性的，以前学过的文字阅读能力尚未丢失。所以她只是比一般人读得慢一些罢了。

哑姑，我不能在这照顾你们了，请你原谅我的苦衷。但愿你能尽快康复，重温过去，记起你的家。

因你这最近几个月不跟我说一句话，以致有些事没来得及跟你沟通好。我知道自从咪咪几次来这当着你的面闹以后，你就像一个无助的贝壳，躲到壳里面再也不肯出来。其实你应该知道，我跟她只是一般朋友，她就像我的妹妹，虽说她有那层意思，但我始终没表过态。如今我与你相遇是缘，我相信她会找到更适合她的终身伴侣。

哑姑，我这个人不是很浪漫，也不会花言巧语逗你快乐。我肯定不是女孩子心目中的理想人选。我想你要是找回了记忆，排除了脑筋里的障碍，到时你也许还会有另外的选择。

现在有几件事提醒你：那间屋里的一箩谷子，本来我会去碾米存放，久了怕生虫。罗队长答应会叫柴财帮你每个月去碾好米的，茶油猪油还留有两瓶，你暂时艰苦一点，我会争取每个月汇钱来给你开支。还有，沈桂嫂的保姆工资已计划在本年年终算账后的工分钱里出，罗队长答应会负责经手付与她。

你和沈桂除了带好孩子，只须照料一下菜土里的蔬菜，你看见吗，那儿畦白菜长势还不错。

有什么困难可以找罗队长跟妇女主任。我还跟罗队长爱人讲好了，她们会有人帮你砍柴，你只要帮他们打毛线衣就可以。她们都羡慕你有一双尖尖巧手，等我有工资了帮你买部缝纫机，你就可以给孩子做衣服穿。

你们万一有什么病痛，只要跟罗队长讲，他会帮你们请医生。罗家嫂子说你近来吃了中药好些，她还会帮你去请那个老中医再来帮你看一回。你有事也可以找那位妇女主任李英，她很负责的。

写了这么多，就此搁笔吧，我其实也很矛盾，请你理解。”

小方和司机接了桂嫂送至屋前时，他对桂嫂千叮万嘱：照顾好她母子仨人。他还向司机借了六十元钱要桂嫂转交琼子。

当桂嫂连夜赶回知青屋，只见琼子失魂落魄地坐着发愣，她将六十元钱和一张写有他母亲单位的电话号码交给琼子，唠叨了一会并轻言细语地劝她：“快睡吧，夜深了！小方说他回去把手续办好后还会来这里一转。”她连连地打着哈欠，忙又抱起孩子撒完尿后，便带着孩子睡去，很快便打起呼噜。

当年曾是校花的琼子，还是懵懂无知的少年就接过不少男生的情书，可她从未细心读过，而这封远远不及以前烫手的异性书信却显得分外沉甸甸的，其实才过豆蔻年华的女人，本该是才进入初恋的如花岁月，可她的心上却像早已长满了青苔一般不胜萧瑟。

就在这时，她忽然脑袋瓜里似乎开了窍，冻结了的与信有关的记忆钻了出来，她猛地想起有个在部队上军校的小伙子曾给她写过一封信，要她等着他回家来娶她。可是她当时慌不择路地从那个温暖的山里人家跑出来了。

再也回不去了，那封信也忘了带出来。我这死记性，她不禁诅咒起自己来。

她一阵口干舌燥，依然无语，看似悠远的眼神盈满惆怅与愁苦。

第二章 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4）流浪女人

在回城的路上，心烦意乱的方文正背靠座椅，闭着眼回忆许多与琼子有关的往事。

那是个接近年关的冬夜，知青组的伙伴们都回家过年去了。

这一年轮到他守屋，跟他最要好的同学阮蒙蒙许诺，只要一到家，就打发他留城的妹妹阮咪咪来这里陪他过年，阮蒙蒙遇事喜欢为小方作主，不管他本人愿不愿意。当年要不是阮蒙蒙硬是拉着他一起来这杨梅岭，他说不定早已从城郊茶场招了工。可阮蒙蒙亲自找人对调了名额，非要将方文正与自己下到一个地方。这杨梅岭跟城郊茶场没法比，这里隔县城水远路偏，都说这儿是个大雁都不想落巢的地方，买东西极不方便，隔镇上都有整十里。阮蒙蒙知道自己害苦了他，便又自作主张想让自己的妹子咪咪做方文正的女朋友。这个寒假，轮到小方守屋时，阮蒙蒙就决定正式让在卫校读书已放寒假的咪咪到这来跟他处朋友，他知道咪咪喜欢自己这个穿开裆裤就要好的哥们。

小方深知阮蒙蒙固执又自以为是的性格，做事都是不考虑后果，他却生就一副懒得逞强的脾气，尤其对蒙蒙，凡事都不跟他计较，只要不是太出格的事，从不会去扫人家的兴，对阮蒙蒙亲口许下妹妹给他做女朋友的事，他既不答应也不推辞。他相信让咪咪来这里陪他过年的事，根本就不现实，也是不可能的事，人家漂亮的咪咪凭什么要来这穷山沟里陪他这穷知青过大年？

那夜，寒风裹着冻雨在知青屋的外面呼号，方文正烧了一盆旺旺的柴火，将屋子烤得暖和极了，他双脚浸在一桶热水中，自娱自乐地拉起了他自制的那把二胡，以图驱赶心头的寂寞。

直到水凉，他才停下来。他神情仍还陶醉在二胡给他带来的闲情逸致中，多少年来，反正这种独居在山野间的日子慢慢地也习惯了。

就在他准备倒掉洗脚水上床睡觉时，忽然窗外响起一阵脚步，小方不禁心生几分奇怪，他本能地朝着窗外一声断喝，其实是给自己壮胆：“是谁，不吭声别怪我泼一桶洗脚水出去。”

“请屋里人救救我吧，我迷路了！”窗外传来微弱的女音。接着又听见几声干呕。小方走出大门用手电筒照过去，他不禁呆住了，是一个头戴斗笠，身穿一件破棉袄，背着一只旅行袋，腹部高挺，脸上身上都沾满污垢泥水的女孩，正不知所措地站在门外的阶檐上，身子有些哆嗦而神色慌乱地望着他。

“你是从哪里来的？怎么会一个人出门迷路？”

“大叔，让我借一宿好吗？”女人的口音不像本地人，还有点答非所问。

“你这是去哪里？”方文正怜悯地瞅着眼前这个狼狈不堪但隐若显露出长相却非凡的女人，尤其那双眼睛有一种蓝色的迷茫之水，她满脸污迹，看样子这女人神志有点糊涂。

方文正一口拒绝了，他粗鲁地斥责她：“快走，到别家去投宿，我这屋里不方便。”说完他关上了门。

哪知女人靠在屋前的一堆稻草垛上坐了下来，发出一阵干呕。

小方本是个外刚内柔的青年，他只得又一次打开大门，口里嘟囔着：“真是倒霉，从哪里冒出这么一个女的来吓我？”

他收留了这个不久快要临产的女人。他将火盆放在她面前，又烧了一锅热水要她洗个澡，找了几件知青丢在床铺上的衣服给她换，并安排她住到了女知青住过的房间。还给她做了一大碗热腾腾的姜丝蛋汤，并又用水调泡了一碗糖炒面粉。当时的面粉和糖都很紧俏，这是在当穷知青这儿的最丰盛的招待了。这还是小方的母亲给儿子长期补充的营养。

看到怀孕女人狼吞虎咽地吃喝，方文正试着问她：“你叫什么名字知道吗？家住哪里？”

没想女人那双长睫毛下那双大而无神却偏又饱含秋水深潭似的眼睛，让方文正无从躲避地被她直勾勾地望着他好一会，然后，却带有几分俏皮地笑了，喃喃地小声嘀咕：“他怎么像我见过的人呢？奶奶的！怎么越看他越像那个救了我又不和我结婚的人？”

她嘴角边现出一双小酒窝，这一笑，女人便添了一份无穷的魅力，她如果不是怀孕，真是个美丽无双的姑娘，他顿刻有些心神恍惚。

她答非所问地说：“同志，你救了我，我还是记得，只是我出来想找找我妈，不记得我原来住哪，我脑壳里怕是进了水，冲掉了记性。大叔你不是坏人对吧？”女人的语气轻描淡写却含着独特的魅力。

“大叔？我有那么老吗？”方文正有些哭笑不得。

看她那神态，听她这声调，就像说别人的事无关痛痒一般，小方便不再盘问，就说你好好睡上一觉，有什么事叫我就是。

第二天清晨起来，小方一跨出房门就看到女人拿着一把扫帚，正在打扫着厅堂过道和厨房的卫生，她吃力地扫几把又用手捶几下腰。他走上前一把夺过扫帚，有点恼怒地说：“你这么早扫什么地，万一动了胎气我们可负责不起。你不是说只借宿一晚吗？”

女人又是用那双湖水般平静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后又有点俏皮地笑了，说了一句令方文正摸不着边的话：“我每天起来都是这样扫地嘛！”

“你想起来了家住哪里吗？吃过早餐我送你回去。”方文正望着女人那双略显蓝波的漂亮眼睛和那对动人的小小酒窝，语气变得比刚才温柔多了。他注意到女人的脸色很苍白，但五官非常精致，浑身还隐若显露出乡村女人没有的高贵气韵。岁数不过二十一二岁左右，怀着孕，神情却有那无法形容的凄迷，但清丽素淡到极致可与电影明星比美的容貌令人惊叹。

没想到女人头摇得像拨浪鼓，口里呢喃着：“奶奶的，我好不容易才忘记了，你还提起它做什么，我不稀罕你送我。”说着女人赌气般地又拿起方文正丢到门角边的扫帚，但她没扫地，

她举了起来，方文正吓了一跳，只见她对着门楣上一块蜘蛛网扫去。

方文正目瞪口呆地望着这言行举止都有些奇怪的女人。

当方文正点燃起柴火准备做早饭时，女人却不声不响地高挽袖子，帮他刷锅洗瓢，放好水，盖上锅盖，声音平淡地问道：“还不淘米呀？”听她的口气，就像妻子对丈夫在说话。

方文正有点啼笑皆非，他想起小时候听外婆说过田螺姑娘的神话故事。

那是田螺精爱上了英俊勤劳的单身汉，变成美女帮汉子做饭洗衣，可是这个来历不明的女人的却是身怀有孕且神志异常，这算哪门事嘛！

可他没说什么，乖乖地洗好米放进锅里，又从米缸里拿出几枚鸡蛋，女人熟练地将两只蛋打到碗里，将剩下的两只仍旧放回米缸中。不容方文正插手，女人利索地加柴煮饭蒸蛋羹，直到饭熟后俩人坐在桌前都没再说一句话，女人将碗里的蛋羹全部掬于方文正的碗里，又将自己那碗饭倒进那只盛过蛋的碗里，用筷子在碗周围和着饭拌了一圈，才又大口大口地吃起来。方文正一直没动筷子，只是尴尬地坐着，然后将自己那碗盖满了鸡蛋羹的饭倒进女人的碗中，他默默地起身盛了一碗煮过饭的米汤和着一勺饭，站在厨房里快速地吃完，独自走后门出去往生产队长家走去。

头戴旧军帽，披一件旧军棉衣的生产队长罗长根来到知青屋，看见正在俨然如女主人样的女人在洗碗，罗队长对方文正摇摇头，表示他也不认识这个女人。

“你这位同志，你来到我们这里，是来找亲戚的吗？”罗队长主动上前盘问。

女人摇摇头，又朝小方露出那种对她恼不起来的笑，却是虚弱得好似浮在空中的暮色。

“这位同志，你以前认识我们的小方吗？”

女人出乎意料地点头！方文正惊讶而费解地说：“你在哪里认识我？”

女人说：“我过去见过你，跟你蛮像嘛！”她声音变得像蚊虫一样小，吐字不如刚来时清晰。罗队长惊诧地看看女人时而顽皮时而沮丧的表情，又见方文正一副斗公鸡似的，他无奈地咕噜了一句：“我只好去公社广播站找人广播一下。”

罗队长点燃一根烟，在烟雾里他若有所思地望望女人又望望小方。沉默了半晌然后转头低声对小方说：“要不是怀着胎，跟你真倒是匹配，哪里见过这般模样的，莫不是仙女临凡？”

“开什么国际玩笑？人家丈夫还不知怎样焦急地寻找她呢？”

罗队长离开后，女人又找出小方换下来的一堆脏衣和臭袜子，径自去洗。

方文正似乎有点忍无可忍了，他一把夺过，高声嚷着说：“你大着肚子来帮我做事，像话么，我不许你动我的衣物，你从哪里来就回哪里去。我没有长期收留你的义务。”女人那双水汪汪的眼睛里闪过痛苦的光波，她拍了拍脑袋说：“我怎么就想不起究竟在哪儿见过你？我想你可以当我宝宝的爸，好不好？”她唇边仍有倾城的笑涡。

“神经病，荒唐透顶。你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嘛？”方文正有些气急败坏了！

“什么？我是神经病？奶奶的！”她的那抹醉人的笑容从此藏到了眼眸深处，就像一朵开得正疯的花，忽然被人泼来一瓢水。虽说寒意侵入思维，但孕妇的潜意识里却执傲地坚持自己的认定，我不能让他离开我的眼眸。所以她苍白的脸庞上升起一抹嫣红，用挑衅的目光望着小方。方文正偷偷观察她，发现她并不像别的精神病人那样麻木不仁，她只是语言也跟她的肤色那般苍白。

为此当方文正回想起来却有一种淡淡的苦涩流淌于心间。

（5）箭在弦上

小方的思绪还是执着地停留在一年前的往事中……

罗队长在公社广播站公布完招认走失女人后，杨梅岭周围七八里的人家，没有一个人认识她。别的几个大队也没听说有谁家走失过孕妇。过去了两三天，也并没有人找。

那天小方去镇上卖了废品买了几样日用品，令他没想到的是当他一踏进门，就看见琼子在厨房忙碌的身影，她正高挽着衣袖，站在一张木椅上抹碗橱，方文正一见三步并作两步奔到她

跟前，双手一把扶住她，忍着火气但口吻并不和善：“你干嘛非要跟我过不去？哪个要你躲着赖着不走，你是要我算这三天的工钱给你才走，还是预备让人看我的笑话？”

琼子又满是一脸淘气的表情，站在木椅上歪着头望了一眼方文正，继续将碗橱上层抹得干干净净，从椅子高处下来时，小方连忙搀扶了她一把，琼子且又仍像女主人一样打开锅盖，端出热在锅里的饭菜，说：“这是给你做好的中饭，你爱吃不吃。”忽然她又笑了，两只小酒窝在嘴角边忽深忽浅。方文正觉得这女人不笑时，给人的第一感觉是具有那种让人心疼让人侧目的古代美女那种楚楚可怜，而只要一露笑容，就是另一种勾魂摄魄的浪漫风韵了，可她偏偏表现出一个俗气的乡土女子的勤劳？方文正还想，这女人生完了孩子，不知还有不有这般独特的女人的娇柔动人？

“唉！算我倒霉透顶。”小方声声叹息绕梁而过！

破天荒地跟身怀六甲的女人这样近距离接触，他不豁出去又能怎样呢？

小方不由分说地将这个说不上神经也不是风骚，反正是不正常的孕妇一半是搀扶一半是抱着她拽到女知青房间的床上，“你要还想赖在这多住一宿，就老实上床休息，累着了谁负责？你那该死的男人哪去了？我怎么会惹你这个麻烦进屋来，真是喝凉水也会呛着牙。”

没想到琼子声调低沉地说：“大哥我求你莫赶我走，我从来不认得哪个是该死的男人。只有你，我希望你就是我孩子的爸。”

方文正爱都还没恋过，哪来的孩子。可他偏遇到这个美得令人心疼的神经兮兮的女人。此时他只能无奈地嘀咕：“我要不是瞧你这副身子，你别说喊我大叔大哥，就是喊我祖爷爷也没人留你。”

小方帮着她把被子盖好，说了句“我不走，你躺一会，我搞好晚饭喊你起来吃。”

琼子说：“我有点肚子痛，我想你帮我揉一揉才行？”说这话时，她那双漂亮而无神的眼里透着方文正从未见过的渴望相依相守的光，毫不在意自己与她只是萍水相逢的陌生人，连朋友都算不上嘛！

“唉哟，我腰也疼起来了！奶奶的。”这时她不再是那满不在乎的神态了，而是眼泪汪汪的双目直勾勾地望着方文正。

小方乍一听说，心头一颤，脸都白了，她只怕要生了，真要命，这个女的不仅荒谬至极，却又还不知天高地厚，她知不知道女人生孩子是一场生死攸关的大拼搏。他虽没见识过，但她小姨是外科医生，她母亲原来是妇产科的护士长。他从小就听过那方面的术语擅论，什么“难产”“脐带绕颈”什么“羊水早破”那些字眼听起来惊心动魄，却是他家族里的亲人让他并不陌生的东西。

正不知所措时，屋外远远地传来一声喊：“文哥，快出来接我一下。”

小方出屋，禾坪那边一团红影映入眼帘，原来是一个身穿红毛线大衣的女孩，正手提大包小包风尘仆仆地朝屋门口走来。

小方呆愣着半天像是被人点了穴位，又像是在雾里看花，似是而非。

她是咪咪，真的来了？“你——咪咪，长这么高了，搭什么车来的？”

“文哥，你不欢迎我吗？还不快接过东西去？恰遇你们邻队的一辆牛车，那可真是老牛拉破车的架势，十里路敢怕是两个钟头。”

小方神情木讷地接过咪咪手中的行李，只见她却是饶有兴致地跟着方文正走进屋内，一边还像喜鹊闹枝一般说笑着：“文哥，我哥说你过这两个月苦行僧样的日子，要我来帮你做个伴，他会提早来，你再送我回去。文哥，听我哥说你的二胡拉得好，我带了一支笛子，正在学着吹。不过如今流行拉小提琴，我哥来时准备带一把来，他说只有你可以无师自通。我还带了你这馋猫最爱吃的南瓜饼跟花生糯米糕来了，提得我手都酸了。”

小方领着咪咪刚一进屋，就听见有间卧室里传来女人的呻吟声。咪咪脸色一变，忙打住说笑：“谁病了？这屋里还有人没回去吗？”她推开那间卧室的门，大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躺在床

上的琼子，望了一阵后，疑惑不解的眼神转而直视小方。

小方却不想说什么，他将咪咪一把拉向自己住的房间，说了一句：“我去给你弄点吃的。”

咪咪脸色一沉：“我不饿，在路上吃了东西。你不想向我介绍她是怎么回事吗？”

小方正欲向咪咪解释一下，忽然那边房间的琼子起来了，俩人走过去只见琼子挺着大肚子走到屋外檐下的扮禾桶边，正给禾桶内铺上稻草。

小方又是刚才那副忍耐着火气的口吻说：“你干吗不好好躺着休息？干这些闲事做啥？”

“我做点事才不记得肚子不舒服的事，等会我可能在这里面生宝宝，奶奶的，唉哟，又开始痛了。”

小方咕哝了一句：“你倒很会作准备。”

小方转身回了屋内，咪咪盯着琼子说：“你也是这个队的下乡知青吗？”

琼子答道：“你是谁？我知不知青无所谓，小方子叫什么名字？他是最好的人。”

咪咪又问：“他叫方文正，是你什么人？”

琼子不假思索地说：“我想做他的女人，因为他人好，我总记得好像他就是我孩子的爸。”她的眼眸里有那一刹那的光波一闪，似乎已全然忘却她将即刻面临的险势。

咪咪这一听，并未发觉琼子的话有很大毛病，她脸色突变，从苍白变为潮红，转身走到隔壁屋里对方文正竖起弯眉圆睁杏眼，眼眸里飘荡着一层白雾似的幽怨，嘴唇糯抖，却好久没发出声音来，好一阵才冷冷地说：“我走了，回去找我哥算账。”说着便抓起行李冲出门去。

小方一时还没明白算什么账，只是忙着阻拦：“怎么来了又喊走，小姑娘嘟着嘴还有点像小时候的娃娃样呀？你看天色不早了，既来之则安之嘛。”

“安你个大头鬼，你有女人又马上要当爸了，还叫我来陪你做什么，存心看我的笑话不是？”

小方正想解释一下这不必要的误会，可他刚欲开口，忽然发觉那叫琼子的女人一眨眼出屋，竟躺进了屋外扮禾桶里，随着一声“唉哟”，二人一看，只见琼子倒在禾桶里的稻草上，她双手痛苦地摁着肚子，然后又用一只手捶腰。想挣扎着坐起来，但又倒下去，几次三翻的折腾起来，早已冒出满头的冷汗。

小方日夜担心的事情发生了！他的额头也开始冒汗，他急步上前搀扶并用不容置疑的甚至是火星四射的口气说：“咪咪，快，你还愣着干吗，快来帮我扶她躺到床上去。”

谁知琼子却有气无力地说：“不，我就在这扮禾桶里生产，这里稻草暖和。别到人家床上弄脏了。”

咪咪正在读一所卫校的护士班，虽然还没毕业，也从未接触过妇产科的临床，但她医疗基本知识还是学过一些，此时，她顾不上耍小脾气，连忙用凶巴巴的口吻对她说：“那怎么可以，生产时的伤口尤其婴儿特别容易感染，在这里生，除非你脑袋有毛病。”

小方忙向咪咪使眼色制止，俩人一同搀扶着琼子躺到女知青的床上。

小方对咪咪匆匆叮嘱了一句：“你照料一会，我去队长屋里叫人。”

咪咪急得连声音都变了：“你快呀，看样子她很虚弱。”

罗队长家隔这里并不远，但要过一座山丘，他家也是独门独户，方文正三步并作两步地到了罗队长家，没料却是大门紧闭，一家人就剩下年过七旬的老父亲守屋，罗老头偏偏耳朵聋，问了半天才知道罗队长开会去了，罗嫂带着满儿子走亲戚去了，大女儿在附近的小学当民办老师，二女儿在学校寄宿还没回。

小方只好拐弯到另一户农家去喊人，离罗队长家最近的是罗三春家，可罗三春老婆自己也怀着孕，男人罗三春没在家。

小方到罗三春隔壁叫来了单身男人半楞子柴财，小方许了柴财一条烟，他才答应去叫大队妇女主任李英带接生员来。

很凑巧，柴财去叫着李英和接生员时，却被一辆来杨梅队的小车拦住当了向导。这小车坐的不是别人，她是市立医院妇产科的当过护士长现已被提升为医院副主任的秦素芬，她们医院

派人下乡检查赤脚医生的规范，秦素芬因为儿子在南竹大队当知青，医院便照顾秦素芬利用这次难得的机会抽时间给守点的儿子送点东西。当车来到杨梅岭村口时，却发现没有可以过车的路，只能步行进这条山冲。秦素芬虽十分宝贝儿子，却从未来过这儿。此刻刚好遇到柴财，柴财二话没说，便笨嘴笨舌地比手画脚将小车指挥走另一条通向杨梅队的方向的路。虽然要绕一下弯，但却是刚修不久能过牛车的路。

柴财不知道小方的母亲是从事医疗卫生工作的，因他思路迟钝，直到车快开到村口时才忽然发现了新大陆似的，他高声嚷着说：“小方要我去请接生婆，我看不如要你们开车帮他请赤脚医生来一趟。”

秦素芬一听吓了一跳：“你是说我儿子那儿要请人接生？”

柴财说：“屋里有个女人要生崽了，只怕有危险。”不等秦素芬弄清情况，吉普小车就已到了离知青屋门口不远处，柴财就高喊方文正的名字，要他快些把女人搀扶出来，柴财生怕秦素芬一下车，小车司机就将车开回公社去住宿。

再说这屋里的琼子在咪咪的照料下躺到了一张女知青的床上，就在方文正打发半楞子去叫人，他回转屋里时，琼子已经进入了密切的阵痛，咪咪吓得脸发白，她说她真没想到一来这里就被要提前实习，她没有胆量一个人守着，硬要方文正也一同守在一旁。

可怜方文正何曾想过会经历这样的局势？俩美女，一个在与阵痛搏击的时候，还不忘用那双充满依恋的眼光在乞求他的帮助，另一个却不断用那双多情的眼睛似怨似嗔地望向他。

就在他手足无措时，琼子阵痛来得更厉害了，她在床上不停地翻滚，哀嚎，生命的活力似乎会随着她的挣扎而渐渐流失。咪咪手忙脚乱地一时为她擦汗，一时为她捶腰捏摸脉搏，小方走上前去却又转身离开，走了几步又转身上前，正继而复始地来回踱步时，琼子好像又加局了阵痛，她的羊水破了，小方上前扶住她，怕她摔下床来，本就是不宽的单人床，怎禁得那么沉重的压力，床铺不断发出像要垮塌的响声，更给气氛增添一层紧张。琼子抓住小方，就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阵痛袭来时她反手紧紧抱住方文正的脖子，而本性善良心软的小方，也顾不上害羞，他长这么大真正体会到忧心如焚的心境，胎儿是否顺产，还没人知晓。情况万分危急，偏偏这屋里只有两个吓得乱了方寸的方外年轻人。咪咪用力掰开琼子抱住小方的手，口里结巴地说：“你快去……去叫队上的农妇婶子大……大嫂来……”

兴许真是古来一句“无巧不成书”的话，在这时应验在了时空点上，小方的母亲秦素芬搭乘的吉普车到了！

喜从天降，妇产科接生临床出身的秦素芬又加上一起来的还有一位外科主治医生小俞，即使条件再简陋，还是在危急关头有了救星，幸运的琼子命不该绝，竟有市立医院的骨干力量到了，他们一致认为应火速送护送到区医院妇产科。经检查，宫指未开全，但胎位不正常，车子跑得快只需半个钟头会到。

天空飘起了细雨，小方却不断擦着额前的汗。琼子撕心裂肺的喊叫吓得他够呛，这女人的喜怒哀乐，似乎已深融到他那块从未开垦过的专是用来培植情爱的土地上。纯洁无瑕的小伙子呆愣地目送着车影消失在无边的夜色中，他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但又莫名地感到心头从未有过的空落与冷冽。

对于阮咪咪，就像经受了一场紧张惊吓过度的梦境，很久都没回过神来，本来满怀着一股热衷，在其兄的唆使下，来这里享受爱情的甜蜜，哪想到会遇到这样令她头昏脑胀的事，偏偏那种不容置疑使她来不及分辨，即使在这隆冬的夜晚，眼见女同胞甚至可能是情敌处在生死一线上，恐惧令她的汗水也浸湿了额前的刘海。当吉普小车载着产妇离去后，她才似乎从稀里糊涂中有了主观思维，她扑在方文正的胸前“哇”地一声大哭。而咪咪这莫名的哭声仿佛才唤回了小方的魂。

第三章 落絮无声春堕泪，行云有影月含羞

（6）青梅难熟

如果说咪咪的心灵受了莫名其妙的震惊所撞击的话，那小方的魂也差点吓没了！他神情恍惚地抚摸着咪咪的头发，咪咪哭了一会觉得舒服了，又开朗地说：“好啦，见到你我本来是很高兴很高兴，可谁知乐极生悲，哼，我原来以为你会忙着给我弄吃的，我又累又饿又冷。”

“哦，对不起！”他翻了一下他妈送来的一大袋食物，都是不能生食的，还好袋底下有包饼子，便拿了两个给咪咪，他自己却没一点食欲。

无须多言，咪咪见小方没有跟车护送，才知自己误解了他，他救助的是一个与他无关的女人。此时的咪咪又逐渐恢复了本性，不知不觉间她又已偎在小方的胸膛上，不禁又发起嗲来：“文哥，来，我要你能像我小时那样喂给我吃？”说着不由分说地拉着小方坐到一张靠背木椅上，将头歪靠在小方肩膀上。

“你还没长大呀？还学护士呢？”他推开咪咪起身倒了一杯开水递给她。

咪咪一边吃着饼子，一边又拉着方文正坐下来。

“咪咪，今天晚上你到我铺上去好好休息，我可能还去医院看看再回来。”

“我不，我一个人不敢守屋，告诉你，你最好别把我丢在这。”

“那我送你去邻居家里歇一晚吧？”

“不嘛，我不想去！”

“你呀，纯粹一个洋娃娃，永远长不大。咪咪，听话，我老妈来了还没说上一句话就去了，我不去不好嘛。”

“那你刚才怎不跟着一路去？”咪咪赌气地嘟起嘴。

“我一则是怕我妈她们误解，二则是被她的尖叫吓懵了，我跟柴财用门板抬她上车时，我腿肚子直发抖。”

“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这女的长相不错，是不是你们一个知青组的？她男人哪去了？为什么就是你俩人守这屋子？你喜欢她吗？”咪咪发出一连串质问，方文正露出一丝苦笑。

“这跟我去不去医院一趟有什么关系吗？”

“文哥，明天清晨一早我跟你同去，我还可以向天上的毛主席保证，我还能帮着侍候她坐一个月的月子。”

小方为难地望着窗外夜色发愣。

“好吧，你不回答问题也罢，我估计你今晚不去也睡不着，那好，我只好舍命陪君子，我陪你马上动身，你准备好照明的电筒。”

小方拗不过咪咪，又似乎非得去一趟不可，只得找出一件大棉袄和长围脖给咪咪穿戴，二人走了近两个钟头的夜路，去到医院时已是夜半十二点多了。他们听医院说孕妇已由秦素芬协助镇医院妇产医生实行了破腹产，接下一对龙凤胎。秦素芬见母子平安，又连夜随车走了。因为夜深，方文正和咪咪没去探望，只到附近打了旅舍草草住了一晚。

母子俩好不容易的一次见面，竟然没来得及说上一句话而搁浅。而秦素芬始终稀里糊涂没弄明白，轮他儿子守屋的年末岁尾，怎么会有一个将要生产的女人在那。这疑问只能搁在被时间锁定的秦副主任（文革期间的主任即是院长职）心里。

琼子在医院生下了一对龙凤胎的消息，传遍了整个聚宝公社，南竹大队更是家喻户晓，可奇怪的是没人来认领妻儿。

琼子的去处成了大家的难题，没人肯接收并服侍她坐月子。偏偏她本人又一半清醒一半糊涂，只是口口声声要回到姓方的知青那里去，说是只有他才配当孩子的爸爸。为这事李英跟有关干部讨论过，正值年关将到，没人愿为一个拖儿带女的流浪女人操心，但医院方又催促派人

接其出院，干部为此头疼，最后他们决定暂时把她安置在一个退休女干部家中休养，公社出钱资助请保姆照料。但也不是长久之计，这项多出的开支，对尚是贫困的还未转化机制的公社来说，不好出账。

女干部丁若林为人很善良豪爽，她按上级的指示办事，早已形成不折不扣而执行的习惯，已积极地为接受琼子母子仨人做好充分准备，她亲自请了保姆收拾了屋子床铺。丁若林曾亲自去过医院看了那母子三人，她见琼子有那么出色的外表，她的热情不禁又添了几分。好在她丈夫儿子都没反对。

当小方得知已生产的流浪女人已被区领导安排妥帖。对于这样良好的结果，小方没有像彻底卸下了一个包袱而轻松，反而有一种说不出的失落与怅惘。而咪咪则乐得一张瓜子脸灿烂如花。

这一来，咪咪便更是像小时候那样粘着他，小方坐着时，她就仍像小时那样，坐在他的腿上，有时双手搂着他的脖子，甚至干脆主动眯着眼仰起脸蛋等待方文正亲吻她。可是小方却总是还像以前那样拿她当小女娃：“别闹啦，牛筋糖，哥给你做好吃的，你静下心来温习功课，为做一个出色的护士多学点东西，争取以后又进修当医生。”

咪咪便会用双手捂住耳朵：“我不听你说这些，我要跟你谈恋爱。”

“你真不害羞？一个姑娘家，哪里是这样的胆大？”小方尴尬的神态更令咪咪心旌摇荡，她索性主动地抱着文哥的脸深吻了一下，小方却对咪咪扮了个滑稽可笑的鬼脸。

小方将母亲送来的鲜鱼用盐拌匀，用绳子串好挂起来准备过年吃。又将鱼头煮了一锅汤，下了两大碗鱼汤面条。

方文正总会不由自主地想到那个叫琼子的产妇，在一起三天的朝夕相处，他都几乎不知那儿餐饭食的味道，但却让他品尝到那种柴米夫妻般的小日子似的。女人离开，有咪咪相伴，心头却为何还是空落落的呢？在他五年的知青生涯里，这种心猿意马，魂不守舍的心情从未有过。

咪咪尽管是个大大咧咧热情外向的姑娘，却还是有一种女人天生的敏感，她看出文哥不是单纯的害羞，而是对跟她谈恋爱不感兴趣。因此咪咪的心情又变坏了，一坏便没有了食欲，她沉默而烦躁地用筷子将面条拌来拌去，就是不想往嘴里送。小方见状，以为她不喜欢吃面条，便打算还是去给她蒸米饭。没想到咪咪已被对爱情的渴望冲昏了头脑，她强打起精神，强迫自己将鱼汤面条全部吃光，以博得心上人的高兴，心中思量着如何对他展开新一轮的关键性的攻势。

在一盏昏暗的煤油灯下，咪咪提出要文哥拉二胡，她吹笛子伴奏，虽然她吹的笛子远远够不上伴奏的水平，可她只想跟方文正用当时最流行的东西达到一份默契。谁知小方一副心不在焉的神情，拉出的皆是没有情致的歌调怪怪的，让咪咪好不窝火，她气鼓鼓地一把将笛子摔到地上：“不吹这劳什子，没意思！”

屋外忽然刮起了一阵风，将厅堂的两扇窗户吹得直响，像是有人在呻吟一样。咪咪吓得弹跳起来，猛地一头钻进方文正的怀里。方文正故意恶作剧地吓她：“唉呀，真的是妖怪来了呢，把我们吃了就冤哉哟！”

咪咪便趁势说：“我好怕，文哥，今晚我跟你一起睡吧？我不睡那间女知青的屋子，我要你不离开我一步。”咪咪双手紧紧抱着方文正的脖子！

“唉，我忘记了阮咪咪同志是个胆小鬼，本人愿意当一回护花使者，你就睡你哥那张铺嘛。”小方抱起咪咪往阮蒙蒙那张床上一放，兀自上厕所去了。

咪咪对着小方的背影喊着：“文哥，我们就‘同房’啦，你就再也摆不脱我了。”咪咪那张还有几分稚气的脸上显出得意的笑容。

小方返回房间后一边整理床铺，一边挺严肃地对咪咪说：“我明天送你去汽车站搭班车回去，男女共居一室毕竟不是长久之事，你知道我还不考虑交女朋友的事，再说咪咪你也转眼就